

落華生

鮮放者

星雲堂書店出版

解 放 者

落華生著

星雲堂書店出版

北平南新華街

弁言

我不信文章有絕對的好壞。好壞只繫在作者底暗示與讀者底反應當中。對於一篇作品，除非每個讀者底了解相等和思想相近，定不能有相同的評價。所以作者在下筆時當然要立定文心，就是自己思惟，「我寫這篇文章要給誰看，」和「我爲什麼要寫這篇文章」這兩個問題。他不要寫給文盲者看是一定的，因爲不認得字也就毋須讀了。他底意思的讀者是思想闇，感情闇，意志闇，道德闇底人們，是思想盲，感情盲，意志盲，道德盲底人們，是思想悶，感情悶，意志悶，道德悶底人們。但他不是寫自然科學，不是寫犯罪學，不是寫心理學，不是寫戀愛學，不是寫社會學，不是寫道德學，不是寫哲學，乃至不是寫任何學術。他只用生活經驗來做材料，組織成爲一篇文字，試要在個人的生活經驗和觀察中找尋他底知音者。他不計較所作底成功或失敗。他直如秋夏間底鳴蟲，生活底期間很短，並沒想到所發底聲音能不能永久地存在，只求當時底哀鳴立刻能够得着同情者

。他沒有派別，只希望能爲那環境幽闇者作燈明，爲那覺根害病者求方藥，爲那心意煩悶者解苦惱。作者能做到這地步，目的便達到了。

年來寫底不多，方紀生先生爲我集成這幾篇，勸我刊行，並要我在卷頭寫幾句。自量對於小說一道本非所長，也沒有閒情來做文章上的遊戲，只爲有生以來幾經淹溺在變亂底淵海中，愁苦的胸襟蘊懷着無盡情與無盡意，不得不寫出來，教自己得着一點慰藉，同時也希望獲得別人底同情。如今所作既爲一二位朋友所喜，就容我把這小本子獻給他們。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落華生四十生日述於北京

目 錄

- 一、在費總理底客廳裏
 - 二、三博士
 - 三、街頭巷尾之倫理
 - 四、法眼
 - 五、歸途
 - 六、解放者
 - 七、無憂花
 - 八、東野先生
- 附獨幕劇：狐仙

在費總理底客廳裏

費總理底會客廳裏面底陳設都能表示他是一個辦慈善事業具有熱心和經驗底人。樑上懸着兩塊「急公好義」和「善與人同」底匾額，自然是第一和第二任大總統頒賜底，我們看當中蓋着一方「榮典之璽」底印文便可以知道。在兩塊匾當中懸着一塊「敦詩說禮之堂」底題額，聽說是花了幾百元底潤筆費請求康老先生寫底。因為總理要康老先生多寫幾個字，所以他底堂名會那麼長。四圍牆上底裝飾品無非是褒獎狀，格言聯對，天官賜福圖，大鏡之類。廳裏底鏡框很多，最大的是對着當街底窗戶那面西洋大鏡。廳裏底傢私都是用上等楠木製成。几桌之上雜陳些新舊真假的古董和東西洋大小自鳴鐘。廳角底書架上除了幾本孝經，治家格言註，理學大全和些日報以外，其餘的都是募捐冊和幾冊名人底介紹字迹。

當差底引了一位穿洋服留小鬍底客人進來，說，『請坐一會兒，總理就出來。』客人坐下了。當差底進裏面去，好像對着一個丫頭說，『去請大爺，外頭有一

位黃先生要見他。』裏面隱約聽見一個女人底聲音說，『翠花，爺在五太房間哪。

』我們從這句話可以斷定費總理底家庭是公鷄式的，他最少有五位太太，丫頭還不算在內。其實這也算不了怎麼一回事，在這個禮教之邦，又值一般大人物及當代政府提倡『舊道德』底時候，多納幾位『小星』，既足以增門第底光榮，又可以爲敦倫之一助，有些少身家底人不娶姨太都要被人笑話，何況時時墊款出來辦慈善事業底費總理呢？

已經過一刻鐘了，客人正在左觀右望底時候，主人費總理一面整理他底長褂，一面踏進客廳，連連作揖，說，『失迎了，對不住，對不住！』黃先生自然要趕快答禮說，『豈敢，豈敢。』賓主敘過寒暄，客人便言歸正傳，向總理說，『鄙人在本鄉也辦了一個婦女慈善工廠，每聽見人家稱讚您老先生所辦底民生婦女慈善習工廠成績很好，所以今早特意來到，請老先生給介紹到貴工廠參觀參觀，其中一定有許多可以爲敝廠模範底地方。』

總理底身材長短正合乎『讀書人』底度數，體質底柔弱也很相稱。他那副玄黃

相雜底牙齒，很能表顯他是個闊人。若不是一天抽了不少的鴉片，決不能使他底牙齒染出天地底正色來！他現出很謙虛的態度，對客人詳述他創辦民生女工廠底宗旨和最近發展底情形。從他底話裏我們知道工廠底經費是向各地捐來底。女工們盡是鄉間婦女。她們學底手藝都很平常，多半是織襪，花邊，裁縫，那等輕可的工藝。工廠底出品雖然很多，銷路也很好，依理說應當賺錢，可是從總理底敘述上，他每年總要賠墊一萬幾千塊錢！

總理命人打電話到工廠去通知說黃先生要去參觀，又親自寫了幾個字在他自己底名片上作爲介紹他底證據。黃先生現出感謝底神氣，站起來向主人鞠躬告辭，主人約他晚間回來喫便飯。

主人送客出門時，順手把電扇底制紐轉了，微細的風還可以使書架上那幾本孝經之類一頁一頁地被吹起來，還落下去。主人大概又回到第幾姨太房裏抽鴉片去。客廳裏頓然寂靜了。不過上房裏好像有女人哭罵底聲音，隱約聽見『我是有夫之婦，……你有錢也不成……』其餘的就聽不清了。午飯剛完，當差底又引導

了一位客人進來，遞過茶，又到上房去回報說，『二爺來了。』

二爺是與費總理交換蘭譜底兄弟。實際上他比總理大三四歲，可是他自己一定要說少三兩歲，情願列在老弟底地位。這也許是因為他本來排行第二底原故。他底臉上現出很焦急的樣子，恨不能立時就見着總理。

這次總理却不教客人等那麼久。他也沒穿長褂，手捧着水煙筒，一面吹着紙捻，進到客廳裏來。他說，『二弟喫過飯沒有？怎麼這樣着急？』

『大哥，咱們底工廠這一次恐怕免不了又有麻煩。不曉得誰到南方去報告說咱們都是土豪劣紳，聽說他們來到就要查辦咧。我早晨爲這事奔走了大半天，到現在還沒喫中飯哪。假使他們發見了咱們用民生工廠底捐款去辦興華公司，大哥，你有什麼方法對付？若是教他們查出來，咱們不挨槍斃也得擔個無期徒刑！』

總理像很有把握的神氣，從容地說，『二弟，別着急，先叫人開飯給你喫，咱們再商量。』他按電鈴，叫人預備飯菜，接着對二爺說，『你到底是膽量不大

，些小事情還值得這麼驚惶！「土豪劣紳」底名辭難道還會加在慈善家底頭上不成？假使人來查辦，一領他們到這敦詩說禮之堂來看看，捐冊，賬本，褒獎狀，件件都是來路分明，去路清楚，他們還能指摘什麼？咱們當然不要承認興華公司底資本就是民生工廠底捐款。世間沒有不許辦慈善事業底人兼辦公司底道理，法律上也沒有講不過去底地方。」

『怕底是人家一查，查出咱們底款項來路分明，去路不清。我跟着大哥你辦慈善事業，倒辦出一身罪過來了，怎辦怎辦！』二爺說得非常焦急。

『你別慌張，我對於這事早已有了解付底方法。咱們並沒有直接地提民生工廠底款項到興華公司去用。民生底款項本來是慈善性質，消耗了是當然的事體，只要咱們多畫幾筆賬便可以敷衍過去。其實捐錢底人，誰來考查咱們底賬目？捐一千幾百塊底，本來就冲着咱們底面子，不好意思不捐，實在他們也不是爲要辦慈善事業而捐錢，他們底錢一拿出來，早就存着輸了幾臺麻雀底心思，捐出去就算了。只要他們來到廠裏看見他們底名牌高高地懸掛在會堂上頭，他們就心滿意

足了。還有捐一百幾十底「無名氏」，我們也可以從中想法子。在四五十個捐一百元底「無名氏」當中：我們可以只報出三四個，那捐款底人個個便會想着報告書上所記底便是他。這裏豈不又可以挖出好些錢來？至於那班捐一塊幾毛錢底，他們要查賬，咱們也得問問他們配不配。」

『然則工廠基金捐款底問題呢？』二爺又問。

『工廠底基金捐款也可以歸在去年證券交易失敗底賬裏。若是查到那一筆，至多是派咱們付託失當，經營不善這幾個字，也擔不上什麼處分，更掛不上何等罪名。再進一步說，咱們底興華公司，表面上豈不能說是爲工廠銷貨和其他利益而設底？又公司底股東，自來就沒有咱姓費底名字，也沒你二爺底名字，咱底姨太開公司難道是犯罪行爲？總而言之，咱們是名正言順，請你不要慌張害怕。』他一面說，一面把水煙筒吸得嘩囉嘩囉地響。

二爺聽他所說，也連連點頭說，『有理有理！工廠底事，咱們可以說對得起人家，就是查辦，也管教他查出功勞來。……然而，大哥，咱們還有一樁案未了

。你記得去年學生們到咱們公司去檢貨，被咱們底夥計打死了他們兩個人，這樁案件，他們來到，一定要辦底。昨天我就聽見人家說學生會已宣佈了你我底罪狀，又要把什麼「標語」，「口號」貼在街上。不但如此，他們又要把咱們夥計冒充日籍底事實揭露出來。我想這事比工廠底問題還要重大。這真是要咱們底身家，性命，道德，名譽啊。」

總理雖然心裏不安，但仍鎮靜地說，『那件事情，我已經拜托國仁向那邊接洽去了，結果如何，雖不敢說定，但據我看來，也不致於有什麼危險。國仁在南方很有點勢力，只要他向那邊底當局爲咱們說一兩句好話，咱們再用些錢，那就沒有事了。』

『這一次恐怕錢有點使不上罷。他們以廉潔相號召，難道還能受賄賂？』

『咳！二弟你真是個老實人！世間事都是說底容易做底難。何況他們只是提倡廉潔政府，並沒明說廉潔個人。政府當然是不會受賄賂底，歷來的政府那一個受過賄呢？反正都是和咱們一類的人，誰不愛錢？只要咱們送得有名目，人家就

可以要。你如心裏不安，就可以立刻到國仁那裏去打聽一下，看看事情進行到什麼程度。」

『那麼，我就去罷。我想這一次用錢有點靠不住。』

總理自然願意他立刻到國仁那裏去打聽。他不但可以省一頓客飯，並且可以得着那樁案件底最近消息。他說，『要去還得快些去，飯後他是常出門底。你就在外頭隨便喫些東西罷，可惡的廚子，教他做一頓飯到半天還沒做出來。』他故意叫人來罵了幾句，又吩咐給二爺雇車。不一會，車雇得了，二爺站起來順便問總理說，『芙蓉底事情和諧罷？恭喜你又添了一位小星。』總理聽見他這話，臉上便現出不安的狀態。他回答說，『現在沒有工夫和你細談那事，回頭再給你說罷。』他又對二爺說，『你快去快回來，今晚上在我這裏喫晚飯罷。我請了一位黃先生，正要你來陪。國仁有工夫，也請他來。』

二爺坐上車，匆匆地到國仁那裏去了。總理沒有送客出門，自己吸着水煙，回到上房。當差底進客廳裏來，把桌上茶杯裏底剩茶倒了，然後把它們擺在架上

。客廳裏現在又寂靜了。我們只能從壁上底鏡子裏看見街上行人底反影；其中看見時髦的女人開着汽車從窗外經過，車上只坐着她底愛犬。很可怪的就是坐在汽車上那隻畜生不時伸出頭來向路人狂吠，表示它是關人底狗！它底吠聲在費總理底客廳裏也可以聽見。

時辰鐘剛敲過三下，客廳裏又熱鬧起來了。民生工廠底庶務長魏先生領着一對鄉下夫婦進來，指示他們總理客廳裏底陳設。鄉下人看見當中三塊匾就連想到他們底大宗祠裏也懸着像旁邊兩塊一樣底東西，聽說是皇帝賜給他們第幾代底祖先底。總理客廳裏底大小自鳴鐘，新舊古董，和一切的陳設，教他們心裏想着就是皇帝底金鑾殿也不過是這般佈置而已。

他們都坐下，老婆子不歇地摩挲放在她身邊底東西，心裏有底是讚美。

魏先生對他們說，『我對你們說，你們不信，現在理會了。我們底總理是個有身家有名譽底財主，他看中了芙蓉，就算你們兩人底造化。她若嫁給總理做姨太太，你們不但不愁沒得喫底，穿底，住底，就是將來你們那個小狗兒要做一任縣

知事也不難。』

老頭子說，『好倒很好，不過芙蓉是從小養來給小狗兒做媳婦，若是把她嫁了，我們不免要和她外家喫官司。』

老婆子說，『我們送她到工廠去也是爲要使她學些手藝，好教我們多收些錢財，現在既然是總理財主要她，我們只得怨小狗兒沒福氣。總理財主如能喫得起官司，又保得我們底小狗兒做個營長，旅長，那我們就可以要一點財禮爲他另娶一個回來。我說，魏老爺呀，營長是不是管得着縣知事？您方纔說總理財主可以給小狗兒一個縣知事做！我想還不如做個營長，旅長更好。現在做縣知事底都要受氣，聽說營長還可以升到督辦哪。』

魏先生說，『只要你們答應，天大的官司，咱們總理都喫得起。你看咱們總理幾位姨太底親戚沒有一個不是當關差事底。小狗兒如肯把芙蓉讓給總理，那愁他不得着好差事，不說是營長旅長，他要什麼就得什麼。』

老頭子是個明理知禮底人，他雖然不大願意，却也不敢違忤魏先生底意思。

他說，『無論如何，咱們兩個老夥計是不能完全做主底，這個還得問問芙蓉看她自己願意不願意。』

魏先生立時回答他說，『芙蓉一定願意，只要你們兩個人答應，一切的好都辦了。她昨晚已在這裏上房住一宿，若不願意，她肯麼？』

老頭子聽見芙蓉在上房住一宿就很不高興。魏先生知道他底神氣不對，趕快對他說明工廠裏底習慣，女工可以被雇到廠外做活去。總理也有權柄調女工到家裏當差，譬如翠花菱花們，都是常川在家裏做工底。昨天晚上剛巧總理太太有點活要芙蓉來做，所以住了一宿，並沒有別底緣故。』

芙蓉底公姑請求叫她出來把事由說個明白，問她到底願意不願意。不一會，翠花領着芙蓉進到客廳裏。她一見着兩位老人家便長跪在地上哭個不休。她嚷着說，『我底爹媽，快帶我回家去罷，我不能在這裏受人家欺侮。……我是有夫之婦。我決不能依從他。他有錢也不能買我底志向。……』

她底聲音可以從窗戶傳達到街上，所以魏先生一直勸她不要放聲哭，有話好

好地說，老婆子把她扶起來。她咒罵了一場，氣洩過了，聲音也漸漸低下去。

老婆子到底是個貪求富貴底人，她把芙蓉拉到身邊，細聲對她勸說，說她若是嫁給總理財主，家裏就有這樣好處，那樣好處。但她至終抱定不肯改嫁，更不肯嫁給人做姨太底主意。她寧願回家跟着小狗兒過日子。

魏先生雖然把她勸不過來，心裏却很佩服她。老少喧嚷過一會，芙蓉便隨着她底公姑回到鄉間去。魏先生把總理請出來，對他說那孩子很刁，不要也罷，反正廠裏短不了比她好看底女人。總理也罵她是個不識擡舉底賤人，說她昨夜和早晨怎樣在上房吵鬧。早晨他送完客，回到上房底時候，從她面前經過，又被她侮辱了一頓。若不是他一意要她做姨太，早就把她一脚踢死。他教魏先生回到工廠去，把芙蓉底名字開除，還教他從工廠底臨時費支出幾十塊錢送給她家人，教他們不要播揚這事。

五點鐘過了。幾個警察來到費總理家底門房，費家底人個個都捏着一把汗，心裏以爲是芙蓉同着她底公姑到警察廳去上訴，現在來傳人了。警察們倒不像來